

雨花台烈士传丛书

张应春传

周 敏 著



刘亚生 (1910—1948)

邓演达 (1895—1931)

李耘生 (1905—1932)

孙晓梅 (1914—1943)

侯绍裘 (1896—1927)

高文华 (1908—1931)

邓中夏 (1894—1933)

卢志英 (1905—1948)

贺瑞麟 (1909—1928)

项 英 (1898—1941)

顾 衡 (1909—1934)

夏雨初 (1903—1930)

袁国平 (1906—1941)

朱克靖 (1895—1947)

冷少农 (1900—1932)

邓振询 (1904—1943)

陶家齐 (1890—1943)

何宝珍 (1902—1934)

谢文锦 (1894—1927)

许包野 (1900—1935)

任天石 (1913—1948)

恽代英 (1895—1931)

徐楚光 (1909—1948)

陈君起 (1885—1927)

朱务平 (1899—1932)

丁 香 (1910—1932)

施 涅 (1900—1934)

周 镐 (1910—1949)

吴振鹏 (1906—1933)

陈子涛 (1920—1948)

成贻宾 (1927—1949)



雨花台烈士传丛书

张应春传

周敏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应春传/周敏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

2017.12

(雨花台烈士传丛书)

ISBN 978 - 7 - 214 - 21649 - 6

I . ①张… II . ①周… III . ①张应春(1901-1927)

-传记 IV 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09735 号

书 名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——张应春传

著 者 周 敏
特 约 审 稿 刘晓东 徐鉴明
责 任 编 辑 王 溪
特 约 编 辑 涂海燕 宋立春
责 任 校 对 陈 颖
装 帧 设 计 刘萼萼
责 任 监 制 王列丹
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8 毫米×1 000 毫米 1/16
印 张 9.5 插页 2
字 数 145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978 - 7 - 214 - 21649 - 6
定 价 30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目
录

引 子	/001	001
第一章 书香门第家风传 身教言传育英豪	/003	
吴根越角 书香门第	/003	
童年岁月 风云激荡	/008	
黎里女校 初露锋芒	/013	
第二章 体育救国强体魄 景贤女中萃英豪	/020	
沪上求学 才识大进	/020	
投身洪流 探寻曙光	/028	
革命摇篮 拨云见日	/033	
第三章 吴江党部起风潮 勤勉工作露头角	/041	
开拓党务 妇运先锋	/041	
五卅怒潮 崭露峥嵘	/048	
妇女学校 推进党务	/058	
第四章 江苏党部堪砥柱 革命洪流显身手	/068	
初担重任 斗志昂扬	/068	
关心吴江 反击右派	/077	
妇女代表 意气风发	/082	
上海大学 继续深造	/092	

第五章 国共合作意志坚	秣陵悲秋洒热血	/096
《吴江妇女》 宣传革命		/096
越挫越勇 坚持斗争		/103
纪念五卅 迎接北伐		/115
秦淮碧血 浩气长存		/122
主要参考文献		/130
后记		/141

002

张应春传
雨花台烈士传丛书





引 子

001

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，山河破碎、血雨飘零。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，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。莽莽神州，已倒之狂澜待挽；茫茫华夏，中流之砥柱伊谁？

在民族危亡之际，总有一批批仁人志士挺身而出，担当重任。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，为了民族的解放、复兴，他们有的放弃了安乐的生活、有的放弃了优异的学业、有的放弃了锦绣的前程，还有的甚至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张应春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人说江南女子犹如那里的小桥流水。那里的苏州评弹，堪为柔情温婉，可就在吴根越角却诞生了一位甚是刚烈的女中豪杰——张应春。她出生于江苏吴江的一个书香世家，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、相夫教子的安乐生活，而她却抛家舍乡，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。

但英雄从来不是横空出世的！穿越历史的尘埃，我们尝试着回顾烈士短暂的生命历程，追寻烈士不凡的成长经历。随着史料的层层解

读、史实的件件重塑，我们发现，革命者的形象不再抽象，他们也都是一群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鲜活的人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、时代精神的感召下，在柳亚子、侯绍裘等良师益友的引导下，渐渐地，张应春由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的青年，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妇女运动先驱。

让我们打开尘封已久的历史，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



第一章

书香门第家风传 身教言传育英豪

003

吴根越角 书香门第

“秋风起兮佳景时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难得兮仰天悲。”西晋文学家张翰因思乡而作的一曲《秋风歌》开创了吴江千百年来延绵不绝的骚雅流风。此后，历代文人雅士咏叹吴江的诗词之作不辍，尤以北宋词人张先的七言律诗《吴江》为代表。诗文“春后银鱼霜下鲈，远人曾到合思吴。欲图江色不上笔，静觅鸟声深在芦。落日未昏闻市散，青天都净见山孤。桥南水涨虹垂影，清夜澄光合太湖”，更是将充满诗情画意、民殷物阜的江南水乡栩栩如生地呈现于读者眼前，令人心向神往。

吴江位于太湖流域腹部，江苏省东南端，毗邻浙江省嘉善县，因吴

淞江“在县东门外，即长桥下分太湖之流而东出”^①故此得名，古称松陵、笠泽。五代后梁开平三年（909），吴越王钱镠划吴县南地、嘉兴北境，始置吴江县。1992年吴江撤县设市，2012年吴江撤市设区，成为苏州市辖区。

在吴江南东“吴根越角”之处，有一湖泊，因春秋时期此湖为吴越分界，北属吴国，南属越国，故名分湖（今汾湖）。湖畔景色迤逦，湖中风光无限，有诗赞曰：

十里分湖水不波，往来舟楫捷如梭。
枫林红映斜阳晚，槲叶黄堆两岸多。
丛菊开时蟹簖密，芦苇深处鸟声和。
篷窗闲盹饶佳趣，恍诵灵芬欸乃歌。^②

汾湖地区不但风景秀丽，更以英才辈出、人文荟萃而青史留名。明清时期，临湖北厍^③地区更是涌现出了叶家埭叶氏、西漾港徐氏、大胜柳氏和葫芦兜张氏四大名门望族。

葫芦兜系汾湖一支流小漾，因河港中段较窄，两头浑圆，颇像一个大葫芦，据说是八仙中的铁拐李将随身宝葫芦抛落在此，故得此名。葫芦兜一带河岸弯曲，村民傍水而居，屋舍粉墙黛瓦，风光如景如画。夏日傍晚，泛舟湖上，更是消暑佳处，惬意无比。有诗为证：

葫芦兜里景清幽，水面风来暑尽收。
一叶扁舟随意泛，绿阴深处好勾留。^④

^① 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第24卷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，第1108页。

^② 张农：《葫芦吟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28页。

^③ 北厍原称北舍，前身为北舍港。清同治年间，因北舍地势低洼，挑土填高，成为突起平地，故取“厍”（意是小高地）代“舍”，改名为北厍。原为吴江下属乡镇，在2003年吴江建制区划调整中，黎里与北厍合并组建为新的黎里镇。

^④ 张农：《葫芦吟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30页。



葫芦兜东面为张氏一族祖居之处，宅院就依葫芦兜而建，沿兜砌了花岗石驳岸，筑了石柱瓦顶的跨街廊棚。为方便家人出行，另建有一座双落水河桥。上岸后便来到西墙门，向北经过厢房，穿过天井，就是鼎鼎有名的“清承堂”大厅。大厅东面，是一排三间连在一起的住房，当中一间挂有题着“绣闼”两字的匾额，彰显着家族的富甲一方。住房正北面另有名为“竹松书屋”的书厅，其旁还建有一座可以登高远眺汾湖烟波的书楼。可惜年代久远，这些建筑早已湮没无存。旧址现存一幢三开间一厢屋的平房，为民国时期所建，坐北朝南，硬山顶，五路头，砖木结构，属于典型的江南民居。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葫芦兜，张氏家族耕读传家，诗书继世，虽不显达尊贵，仍不失书香门第风范。

葫芦兜张氏，并非土著，而是移民。其始祖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的理学大家、关学创始人——张载。张载(1020—1077)，字子厚，凤翔郿县(今陕西眉县)横渠镇人，故世称横渠先生，与周敦颐、邵雍、程颢、程颐合称“北宋五子”。他自幼天资聪明，遍读儒、释、道之书，经过多年钻研，悟出了儒、佛、道互补的道理，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新儒学体系。嘉祐二年(1057)，张载中进士，先后担任祁州司法参军、丹州云岩县令、著作佐郎、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、崇文院校书、同知太常礼院等职，有《正蒙》、《横渠易说》等著述留世，明人曾汇编为《张子全书》^①。他的名言——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“横渠四句”，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志向，历久传颂不衰。



张氏旧宅西墙门

^① 龚杰：《张载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—5页。

明朝末年,张载后裔张惟善自安徽桐城迁居吴江北厍葫芦兜,为始迁祖。其后,历经承泉、晋卿、永嘉、永康、大椿四代子孙经营,家境逐渐殷实。六世祖张孝嗣(1768—1804),字绳祖,由于他仰慕汾湖前贤张翰思鲈之情,遂号忆鲈;又因其善绘蝴蝶,故又号蝶憨。孝嗣后以太学生考授候选州同知。其人聪慧好学,嗜吟爱客,一时知名之士竞相造访;为人“性慷慨,好赡给,邻族寒士有乞贷者,无不应”^①。歙县友人鲍征君在临终前,更是口授遗书将孙儿托付照顾。家多藏书,豪于饮,嗜金石,辑有《清承堂印赏》两集八卷,所集多为前辈名家篆刻印作,共存印约800多方,另撰有《清承堂投赠尺牍》三卷、《竹松书屋诗存》八卷存世。终年仅36岁。

孝嗣非但自己成名成家,教子更是有方。他共育有与龄、修龄、益龄、聃龄、泰龄五子,五兄弟在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琴方面各擅一技,自成一家,被后人誉为“前葫芦兜五子”,堪称吴江文坛一大盛况。长子与龄(1796—1825),字芳遐,号杏初,又号涵虚子,以太学生资格例赠承德郎。他承家学,性灵敏,10岁便能作诗,故时人朱容照有“堪夸小凤亦能诗”之誉,将与龄比作稚凤清吟。18岁时,其父病重,对他说:“汝素弱,不能胜场屋事,勿急急。”故而,他放弃科举,“志于写生,凡见名人花鸟、虫鱼,靡不临仿,而心所向慕,尤在恽瓯香^②。……大小诸帧,点染闲逸,一洗工气。兼习分隶及篆刻”^③,藏古人印甚多。与弟益龄选刻《克复要言》以劝世,并著有《十二碧琅轩诗钞》《涵虚阁诗存》留世。有一次母亲染病,他曾在梓潼神像前祈祷,愿减自己的寿数以延长母亲的寿命。他持家有矩彙,诸弟皆敬重之。后患呕血病,医治亦无效,与龄乃谢绝外事,闭户焚香,每晨起诵读《金刚经》一卷。然而对于作画,他终不肯废弃,尝曰:

^① 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、吴江档案局:《分湖三志》,广陵书社2008年版,第153页。

^② 恽瓯香(1633—1690),初名格,字寿平,后以字行;又字正叔,号南田,别号云溪外史;晚居城东,故号东园草衣;曾迁白云渡,又号白云外史,江苏武进人。生而慧敏,八岁能诗。诗格超逸,书法俊秀,画笔生动,时称三绝。初善山水,力肩复古,及见王翠,度不能及,则谓之曰:“是道让兄独步,格妄耻为天下第二手。”于是舍而学花卉禽鱼为写生正派。性落拓,遇知己,匝月为之点深,非其人视白金如土芥,不市一花片叶也。其殁也,家贫不能具丧,王晕为之经理。著有《瓯香馆集》存世。

^③ 蒋宝龄:《墨林今话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,第317页。





“吾心游于古人妙迹，胜服参苓也。”^①四年后竟不起，终年仅 29 岁。

与龄子文璿(1827—?)，字伯衡，号元之，又作元梓，性情冲淡，不善言谈，熟读经史，行文高简浑厚，学者争相倾重。在寡母的督促教导下，17 岁中秀才，同治六年(1867)考取举人，翌年中戊辰科进士二甲 106 名，曾自镌一枚印章名“丁戌联捷”^②，以志喜庆。不久，他被任命为兵部武选司主事，因学非所用而弃官还乡，先后到震泽頤塘书院、芦墟切问书院执教。他埋头于学问，寒暑不辍，受教于他的学生大多学有所成，远近时人谈到作诗、为文、育人诸道，必首推元梓先生。^③

期间，张氏家族多人与大胜柳家的柳树芳、柳清源、柳以蕃等人均有密切交往，两家可谓世交。至十世时，张农与张绳祖等五位堂兄弟并称“后葫芦兜五子”，诚为文坛又一段佳话。



父亲张农



母亲金定生

张农(1877—1927)，原名肇甲，字都金，又作多金，号鼎斋、汾水老人，清末秀才。他自幼喜好吟咏，“弱冠之后，科举废，新学盛。既不能舍旧谋新，与当世士相角逐，乃稍稍致力于古今体诗”^④，故有《葫芦吟

① 蒋宝龄：《墨林今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，第 317 页。

② 同治六年为干支纪年的丁卯年，同治七年为戊辰年，两年合称为“丁戊”。

③ 吴江市北厍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：《北厍镇志》，文汇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418 页。

④ 张农：《葫芦吟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1 页。

草》诗集存世,是位典型的博学乡儒。张农妻子金定生,是一位慈祥贤淑的传统农村妇女,持家颇有方。

此时张家家道日渐中落,祖先留下的数十亩薄田,由于地势较低,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,常常收成不佳。然而张农为人正直,深知民众艰辛,每遇旱涝灾害,必给佃户减租。时人称道他“咸能周知民困,且多隐德,抗豪宗,庇农佃,盖其习性然也”^①,因而颇受村民敬重。正如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所说:“父亲的德行,是给予孩子最好的遗产”,可见包括张应春在内的任何革命英雄都不是“横空出世”的。在这清贫的岁月里,张农自我解嘲道:“家无长物依然乐,座有蒙童足解愁”^②“地僻苦无风雅客,家贫剩有圣贤书”^③,一派怡然自得的景象。

童年岁月 风云激荡

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素有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家国情怀,张农也不例外。当中国历史的帷幕在 20 世纪徐徐拉开之时,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一场痛彻心扉的剧变。1901 年 7 月 25 日,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之下,腐败的清政府被迫与西方 11 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辛丑条约》,勉强维持住了一个王朝的体面,而中国却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。在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重压下,普通民众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,朝不保夕。

在这样一个“国事飘摇,战争未息,强邻逼处,岌岌可危”^④的“乱离时代”,张农真能“世事沧桑多不问,一窗书味自优游”^⑤吗?就在这一年农历十月初一,张农夫妇婚后不久就产下一女,因农谚有“十月芙蓉

^① 柳亚子:《秋石女士传》,《世界文化》,第 2 卷第 2 辑,1941 年。

^② 张农:《葫芦吟草》,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,第 13 页。

^③ 同上书,第 17 页。

^④ 同上书,第 135 页。

^⑤ 同上书,第 13 页。





应小春”的说法，女孩就此取名为蓉城，字应春。

当时，封建思想经过 2000 多年的浸润已经根深蒂固，民众普遍持有重男轻女的观念。很快，金氏初为人母的喜悦便被周围鄙夷的眼光、嘲讽的言语所侵蚀。为了能给张家传宗接代、延续香火，她又接连生了三胎，可偏偏都是女孩。张农是家中的长子，弟辈多生男孩，惟独他家接连生了四个女儿，因而，亲友邻居都讥讽张农，金氏更是倍受鄙视。她也因此变得更加自卑起来，终年抬不起头来。为此，她求神问卜，烧香拜佛，祈求上苍能赐给她一个儿子。也许是老天都看不过去了，终于在第五胎时，金氏产下了一个男孩。张氏一家都对这个小男孩寄予了深深的期许，盼望他能光宗耀祖、兴旺门楣，故而取名祖望。这些亲身的经历，尤其是父母所受的苦痛深深刺激了应春幼小的心灵。稍稍懂事之后，她便萌发了不满社会现状、要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思想。

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、瓜分豆剖的国事，张农“杞忧曷极，而当局者依然梦梦”，内心深处忧国忧民的热血激情终于沸腾起来。我们可以从其所作的《时事有感》中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赤子情怀，诗文曰：

美雨欧风动地来，神州莽莽半摧颓。

何人挺作中流柱，力撼狂澜一旦回。^①

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投笔从戎，加入了反清的革命队伍，秋瑾与徐锡麟即是其中的代表。1907 年，他俩相约同时在浙江、安徽起义，不幸事泄被捕，慷慨赴义。在 20 世纪初期的 10 年，秋瑾被杀一案是震撼全国的事件。“秋瑾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后，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极大地激发起民众的民主革命情绪。”^②当时的《申报》《民报》等报刊杂志对此都做过大量的报道，爱国文人还将其写成戏剧和小说广为传布。“据不完全统计，在辛亥革命前，以秋瑾被杀或相关题材为内容的戏曲、剧本

^① 张农：《葫芦吟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33 页。

^② 邬国义：《〈轩亭冤传奇〉作者湘灵子考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，2013 年第 2 期。



柳亚子

就有十来种，小说长长短短的有四种。”^①这其中不乏南社^②诗人、作家的身影。像陈去病的《镜湖女侠秋瑾传》、柳亚子^③的《镜湖女侠秋君墓碑》、苏曼殊的《秋瑾诗词叙》、冯自由的《镜湖女侠秋瑾》等等，他们哀悼和纪念秋瑾的作品，可谓体裁多样、数量可观，《南社丛刊》更是出过关于秋瑾牺牲方面的专刊。作为南社发源地的吴江当然也深受这些作品的影响，秋瑾“鉴湖女侠”的英雄形象更是在张应春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后来，在柳亚子的帮助下，张应春将自己的字改为秋石，就足见其影响之深。

转眼间，小应春已经虚龄 8 岁，如果是个男孩子早就应该考虑进私塾了，以期能出人头地、光耀门楣。但对于女孩子就不是这般命运了，因为古训有云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在守旧人士眼中，小应春们只要练好女红，将来凭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找个好夫家才是正道。而且，葫芦兜交通不便，风气闭塞，新学肇始，男生就学，尚且谓之读洋书，女生就更无机会入塾求学了。幸运的是，父亲张农有见识、思想开明，认为女

^① 傅国涌：《鉴湖女侠秋瑾百年祭》，《中国社会导刊》，2007 年第 22 期。

^② 南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。由柳亚子、陈去病、高旭等人发起，1909 年 11 月 13 日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。社名取“操南音不忘其旧”之意。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，其宗旨是以文学鼓吹民主革命，提倡民族气节，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。辛亥革命后，社员从 200 余人剧增至 1000 多人，流品渐杂。1918 年南社公开分裂。1923 年柳亚子与叶楚伧、陈望道等组织新南社，原南社停止活动。社员所作诗文，辑录为《南社丛刊》，共 22 集。

^③ 柳亚子（1887—1958），初名慰高，更名弃疾，一名人权，号亚子，江苏吴江人。1887 年生于北厍大胜村，1898 年随家迁居黎里。1903 年到上海爱国学社读书，1906 年参加中国同盟会，1909 年发起组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，积极参加辛亥革命，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。1925 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成立时，曾担任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宣传部部长。在 1926 年召开的国民党“二大”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。1927 年因反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而被通缉，流亡日本。1941 年因谴责皖南事变，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，被开除党籍。1948 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任秘书长。1949 年受中共邀请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，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、全国人大常委、民革中央常委。1958 年病逝于北京。





孩子也应该上学，这样才能知书识理。300 多年前，同为北厍四大望族的午梦堂叶家，叶绍袁膝下的四个女儿不都是个个风雅绝代的汾湖才女吗？在父亲的支持下，是年初秋，小应春便成为於张合祠^①里十馀斋私塾中唯一的一名女学生。在私塾里，小应春从《三字经》与描红开始，开启了她的启蒙教育。由于她悟性好，人又勤奋，所以进步很快，时常受到夫子的夸奖，张农更是喜上眉梢。

而平静的书窗外，革命的浪潮却是风云激荡。在革命党人屡仆屡起、前赴后继的冲击下，清廷危如累卵，只差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了。1911 年，武昌城的枪炮声更是吹响了反清革命的集结号，一时南北各省志士纷纷响应，各地掀起了光复河山的巨澜，清王朝顷刻间就土崩瓦解。此时，身处乡间的张农兴奋异常，同时也为自己未能身与其中、披甲执戈而羞愧不已。1912 年元旦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。捷报传来，张农尤为欢欣鼓舞，积郁胸中多年的烦闷也一扫而光。在这旧邦新造的历史时刻，他写下《光复喜赋》，欢呼民族复兴的曙光。诗云：

莽莽中原地，风云起武昌。
誓将胡虏逐，群祝革军强。
血染江流赤，旌标汉字黄。
百年奴隶辱，一旦庆重光。^②

在此风潮下，应朋友的邀请，张农来到南京，就职于南京造币厂。闲暇时，他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事前往城内外的各处名胜古迹游览，秦淮河、雨花台、莫愁湖、明孝陵、清凉山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两年相处，他与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。其间，张农也渴望革命军能挥师北上，彻底扫荡清廷，但听闻南北议和停战的消息时，不禁感慨道：“黄龙直抵快如何，争奈偷安欲议和。南

^① 於张合祠为葫芦兜村中於姓与张姓两家祭祀祖先合用的祠堂。

^② 张农：《葫芦吟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47 页。

宋已成千古恨，那堪覆辙误前途。”^①同时，他又发出“当世正逢多事日，问谁击楫渡中流”^②的期盼，呼唤能出现如祖逖般中流击楫的英雄豪杰。

然而目睹“二次革命”失败、南京失守的巨变后，张农有了倦鸟返巢之意。经过一番思考，他认为唯有从教育入手，改造国人思想，提升国民素质，才能在乱世中有所作为。于是，张农还乡后，即根据壬子癸丑学制^③，与堂弟张贡粟将村中的十馀斋私塾改办为葫芦兜初级国民小学，在地方上开启了新式教育的先河。

学校门前摆有三对石狮子，大门上方仍旧悬挂着“於张合祠”的匾额。穿过两边墙上嵌有石碑的通道，左边为教职工宿舍，右边为学生教室。再越过天井，最后一进就是祠堂大厅。大厅左边还摆放着一些於张两氏故去族人的棺椁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张农父女俩寒来暑往，乐此不疲。学校为单班复式，即一个班级内有一至四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。在来往祠堂的路上，人们时常看见小应春背着书包，携着弟妹们的手，一起上学、放学。

此时的应春虽然年少，但已然十分懂事。母亲的苦难，她看在眼里，印在心间。虽然，她还不明白这苦难的社会根源，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劝慰母亲。但是，她知道自己应该尽其所能多照顾家庭，少让父母操心。作为家中的大姐，“她对妈妈很体贴，对弟妹很爱护，每天早上帮妈妈做完了扫地、洗碗、抹桌等琐事后，才和弟妹一起上学”^④。另外，她还时常鼓励弟妹，要勤奋读书，不能荒废学业。乡邻们都很羡慕张家有这么个好女儿。

由于办学卓有成效，父亲张农还获得了县政府颁发的奖章。1916

^① 张农：《葫芦吟草》，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49页。

^② 同上书，第66页。

^③ 壬子癸丑学制是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至1913年制定颁布的学制，一直施行至1922年。学制规定孩童入学年龄为六岁，整个教育年限为17年至18年。小学七年，分为初等小学校四年和高等小学校三年，中学校四年，大学预科三年，本科三年至四年。其中高等小学与中学均实行男女分校。另下设蒙养园，上设大学院，不计年限。学制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、设置、入学资格、年龄、课程及修业年限等。

^④ 张留春：《忆先姐应春二、三事》，《吴江文史资料》第1辑，1983年9月。

